

稼軒壽詞析論

林 玫 儀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大都以為壽詞就是應酬文章，都是歌功頌德，乏善可陳，至如王國維，更將贈人之作視為「羔雁之具」，認為其作為文學上之價值全失^①，因此，學者對壽詞均不甚措意，稼軒詞中的壽詞一類，也甚少有人研究。然而稼軒共有壽詞三十九首^②，占其全部詞作六百餘首的十六分之一，以稼軒詞作範圍包羅萬象言，所占比例不可謂不大，因此筆者認為，此類作品實頗具探討之價值。

全面分析這三十九首詞，就寫作時間言，除作年不詳的七首不予計算外，計仕官江淮兩湖時期八首，閒居帶湖時期十四首，仕官福建時一首，退居瓢泉期八首，晚年再度出山，居官會稽時一首，總計兩度落職期間所作占二十二首，比三次仕宦期之總和十首來得多，此顯然因閒居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又無公務纏身，較有閒暇與人酬唱之故^③。就所用詞調言，則三十九首詞中，共用二十四個不同的詞牌，除了〈水調歌頭〉、〈感皇恩〉用了四次，〈臨江仙〉、〈鵲橋仙〉各三次，〈西江月〉、〈太常引〉、〈水龍吟〉、〈清平樂〉、〈朝中措〉各二次外，其餘均只用一次，由此也可印證稼軒之才氣縱橫，任何調子均可拿來即用。就對象言，

① 王氏於〈論哲學家與藝術家之天職〉一文中，批評咏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類作品沒有藝術上之價值；於〈文學小言〉中，更直斥文學作品中有所謂「文繡的文學」、「餽餼的文學」及「羔雁之具」。

② 此據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計算，附錄一乃按該書卷目頁次所編。

③ 詳見附錄二。

則朋友占二十七首，家人親戚十首，另有二首自壽^④。就內容言，則或申祝賀之意，或歌頌功業，甚或寄託己身之期望或感慨。就創作技巧言，則或活用典故或出自俳體等，不一而足。故對此批資料作進一步之研究，無論就了解稼軒詞之特色，或是其人之生活情形，均有莫大助益。茲就管見所及，申論於下。

作壽詞，其實甚難下筆，張炎《詞源》曾云：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濶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

其言甚諦。爲人慶壽，按照習俗，只能說些吉祥話語，然則除了祝禱壽星多福多壽，似乎也就只能歌功頌德一番，題材既極狹窄，能用的典故也很有限，難怪一般壽詞均不免陳腔濫調之譏。然而稼軒所作壽詞，卻多能跳脫出傳統窠臼，特具個人特色，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歸納其特色，蓋有如下三方面：

一、稼軒三十九首壽詞中，除了自壽二首是抒發感慨以外，其餘三十七首之內容，來來去去雖也不脫贊功業、祝富貴或擬神仙之範疇，但卻能不落俗套，其最大原因即在於詞中所言，每能切合壽星身分。例如爲葉衡、韓元吉及洪樸祝壽，均曾以官拜丞相期許渠等建功立業，但因寫詞時，葉衡本已居相位，故詞中即以司馬光況之，謂：「江頭大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見朱顏綠鬢，玉帶金魚，相公是，舊日中朝司馬。」（〈洞仙歌〉）而韓元吉曾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唯與稼軒唱和時，已歸老上饒，稼軒爲撰壽詞，則屢以謝安爲況，蓋謝安拜相以前，曾高臥東山，寄情歌酒，故〈太常引〉闕謂：「功業後來看，似江左，風流謝安。」、「君王著意履聲聞，便合押、紫宸班。」以來日拜相，

^④ 包括「侍者請先生賦詞自壽」一首及生日抒懷一首。

更上層樓爲祝，極能切合韓氏賦閒的身分。而〈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一闕更是連以「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三句爲喻，「綠野」指裴度之綠野堂，「平泉」指李德裕之平泉莊，東山則是謝安遊息之處，三人皆官至宰相，且三人皆曾建立戰功，裴度曾平淮蔡，李德裕曾弭平藩鎮之禍，謝安則曾討平淝水之戰^⑤，而三句皆截取三人放情丘壑之階段，不僅期許老友東山再起，創立事業高峰，更可看出稼軒對收復中原之熱望。其取喻妥貼，尤令人嘆爲觀止。至於洪樸，則爲洪邁長子，其伯父洪适曾於乾道元年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淳熙二年，洪氏誕辰，稼軒爲作〈瑞鶴仙〉壽之^⑥。因其明年將赴漕舉，故除祝他高中，「仙桂一枝入手」外，並謂「相門出相」，預祝他一門兩宰相，「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故同是拜相一事，寫來卻面目各異。

再如「陰功」一詞，也是稼軒所常用，蓋稱頌壽星多行善事，多積功德之意。稼軒爲趙像之、趙不遇及其岳父范彥邦作壽詞，均曾用此二字。然而運用之妙又各有不同。趙像之其時新任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建臺之始，風采一新。」^⑦稼軒爲賦〈清平樂〉，則曰：「案上文書看未遍，眉裏陰功早見。」強調其到任未久，則已累積不少陰功。而趙不遇曾於鉛山置兼濟倉，穀賤時糶，穀貴時則損價以糶，造福鄉里無數，稼軒爲撰壽詞，特別贊揚「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滿江紅〉）之義舉，因謂：「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沁園春〉）蓋謂其陰德至大，必能福庇子子孫孫。至爲其岳父撰壽詞，則曰「七十古

⑤ 三人皆有安邦平亂之勳業，稼軒以此三人期許韓元吉，正可見其切望北伐之心志。此用胡國瑞先生說。

⑥ 此用鄧氏考證，詳見《稼軒詞編年箋注》頁230。

⑦ 見《誠齋集》卷一一九，〈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茲據《稼軒詞編年箋注》頁280轉引。

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感皇恩〉）^⑧只此一語已足，何須細表功德！綜觀稼軒爲家人親屬所撰壽詞多不頌揚功業，僅抒祝福之意，此固然由於家人至親，無須再說場面話，一方面也因其親屬多非位高權重之士。以范氏言，未仕時雖已有「河朔孟嘗」之稱號，後亦曾仕金爲新息縣令^⑨，唯就職位言，自較趙像之遜色，至其率羣豪開蔡州城以迎宋師，雖屬壯烈之舉，與趙不遑「被公扶起千人活」相較，也究竟還有距離，然而「不是陰功怎生到」一句鏗鏘有力，竟勝過連篇累牘多所褒揚，也切合自家人無須諛揚之身份。

又如同是賀人七十生辰，爲其孀母及岳父慶壽俱曾用「人生七十古來稀」典，壽岳父是肯定此語，以證明范氏功高德厚，已見上文。而壽孀母卻說：「七十古來稀，未爲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感皇恩〉）完全反用其意，謂七十歲根本不稀奇，然則其必能活到八、九十自然不在話下。此外，洪邁七十歲生日，因其家世不凡，其父洪皓、其兄洪遵、洪适

⑧ 稼軒有二首〈感皇恩〉題下均注明壽「范倅」，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以爲「春事到清明」闕是指范昂，而「七十古來稀」闕則不知何人，鄭師因百先生則認爲並指其岳丈范邦彥，詳見《辛稼軒先生年譜》頁35-36。按：稼軒詞中只有三首寫給范倅之詞，除上引二首〈感皇恩〉外，尚有〈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一闕，按理不應分屬二人而稱呼絲毫不加分別。且三首詞中兩首注明寫於滁州，〈壽范倅〉闕雖未注明滁州，但與「滁州壽范倅」同調，且又同以松竹清瘦之姿描寫壽星，寫予同一人應無可疑。鄧先生以其一寫「春事到清明，十分花柳」，一寫「雪寒霜曉」、「樓雪初晴」時令不合，而疑其爲二人，筆者則以爲，「春事到清明」闕是實寫眼前景物，而「七十古來稀」闕乃由壽星之「竹青松瘦」聯想到歲寒不凋，故「偏耐雪寒霜曉」云云，應是象喻之詞。則三首之「范倅」同爲一人應無可疑，而由稼軒〈木蘭花慢〉「老來情味減」闕上片「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及下片「長安故人問我」云云觀之，其與范倅關係必然甚爲密切，非尋常衙門中同事之泛泛交情可比；鄭師以爲即其岳父，應無疑義。唯是何以不稱岳父而稱「范倅」，鄭師以爲與不稱妻兄而稱「范南伯」同例，筆者則懷疑，是否其時尚未婚娶。至於不述「范倅」功業而只泛稱其「陰功」，蓋因自己家人不必說場面話之故，稼軒爲親屬所作壽詞例均只表祝賀之意，詳見下文。

⑨ 見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頁 37-38。

俱貴顯，洪适且曾拜相，而洪邁聲名更在三洪之上，稼軒賦〈最高樓〉爲其慶壽，則曰：「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喻其老當益壯，來日當有大作爲，更上層樓。此數語誇張而不失幽默，用在洪邁身上能令人發會心之微笑，若用以祝賀前二人，則覺不倫不類矣。

稼軒詞中，類此情形俯拾皆是，僅舉三例以概其餘。由於所寫俱能切合壽星身分，遂覺此語只能爲此人設，移易不得。故內容雖不脫頌揚或祝福之意，所用也大都尋常之典故詞語，卻能擺落浮泛熟濫之感，讀者不覺其阿諛，取者卻倍感親切。一般壽詞所以無法企及，主要原因在此。

二、稼軒壽詞中，除了必然有的祝賀稱揚之外，往往也兼寓自身之理想或感慨。最明顯的例子是首次出仕期間，在建康爲趙彥端、史正志及葉衡所撰的三首詞，以及首度落職，在帶湖爲韓元吉所賦的三首詞。茲先錄前三首如下：

水調歌頭 壽趙漕介菴

千里渥洼種，名動帝王家。金鑾當日奏草，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喚雙成，歌弄玉，舞綠華。一觴爲飲千歲，江海吸流霞。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裏認飛車。

千秋歲 金陵壽史帥致道，時有版築役

塞垣秋草，又報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湯生氣象，珠玉霏談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難老。莫惜金尊倒，鳳詔看看到。留不住，江東小。從容帷幄去，整頓乾坤了。千百歲，從今盡是中書考。

洞仙歌 壽葉丞相

江頭父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見朱顏綠鬢，玉帶金魚，相公是，舊日中朝司馬。遙知宣勸處：東閣華燈，別賜仙

韶接元夜。問天上，幾多春，只似人間，但長見、精神如畫。好都取山河獻君王；看父子貂蟬，玉京迎駕。

稼軒畢生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自從二十三歲渡江南來，無時不以北定中原爲念，上引三詞中，〈水調歌頭〉作於乾道四年（1168）九月，〈千秋歲〉作於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其時稼軒任建康通判。官職雖小，但同時爲官的，建康府知府兼江東安撫行宮留守是史正志，淮西軍馬錢糧總領是葉衡，江東轉運副使是趙彥端，又值虞允文當國，孝宗銳意恢復，對念茲在茲，要「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破陣子〉）的辛稼軒來講，正是前景一片光明的時候，故爲趙彥端祝壽，云：「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裏認飛車。」爲史正志祝壽，則謂「鳳詔看看到。留不住，江東小。從容帷幄去，整頓乾坤了。」期許二人建功立業，語氣何等熱烈，字裏行間，對揮軍北伐、淨掃妖氛充滿了信心和期待。

至於〈洞仙歌〉一闕則作於淳熙二年（1175）正月^⑩，爲慶賀葉衡生辰所作。葉衡與稼軒曾於建康同事，對稼軒甚爲推重，於淳熙元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即曾力薦稼軒「慷慨有大略」，稼軒因得蒙召見，遷倉部郎官^⑪。十一月，葉衡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此詞作於葉氏拜相初期，下筆即謂「江頭父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下文更直指葉衡是「舊日中朝司馬」，對良相輔國，必能安邦靖國充滿了欣喜之情，只要葉

^⑩ 鄧廣銘先生因此詞下片有「遙知」二字，因定其作年爲淳熙元年，見《稼軒詞編年箋注》頁30。唯是葉衡拜相在淳熙元年十一月，次年九月即罷相，而其生辰在正月十九，以詞意規之，顯是作於拜相之後，則應繫於淳熙二年。至於「遙知」云云，只是未臨親臨祝賀之意，不必實指。

^⑪ 《宋史·辛棄疾傳》云：「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唯據鄭師因百先生《辛稼軒先生年譜》，力薦乃在六月衡除參政後；鄧廣銘先生也認爲：「玩傳文『衡入相』之語意，似係葉氏歸朝後即力薦者，非必確在十一月爲右丞相之後也。」見《辛稼軒年譜》頁40。

氏能當國，自己的理想志業自有完成之可能，故下片除重申祝福之意外，又不免熱切盼望：「好都取山河獻君王！」一片赤忱，令人感動。以上三闕雖然都是壽詞，但是透過這三首詞，卻能清楚感受到稼軒的豪情壯志和他的理想抱負。可惜不數月，葉衡即罷相，朝中黨派傾軋，稼軒由北方歸正，自然更受排擠，此後仕途風波迭起，竟遭兩次落職，投閒置散幾達二十年之久，難怪他終生悲鬱失意，氣憤難平。

稼軒於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因被王藺彈劾而落職，自淳熙九年（1183）起即家居帶湖，其時韓元吉也在上饒養老，韓氏較稼軒長二十二歲，稼軒任建康通判時，韓氏即任江南東路轉運判官^②，與稼軒及前引趙彥端、史正志、葉衡等人志同道合，時相酬唱。然而當時諸人，趙彥端卒於淳熙二年（1175），葉衡也於同年罷相。史正志則因忤時相，最後歸老姑蘇，號「吳門老圃」，可說死的死，貶的貶，只有韓氏累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可算是仕宦較為平穩者。稼軒面對此種情景，焉能不百感交集？由於二人交情非同泛泛，稼軒所作壽詞中，為韓氏所作者則有五闕之多，且真情流露，不稍虛飾，如以下三首，於稼軒之心境即表達無遺：

水龍吟 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墜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

水龍吟 次年南澗用前韻為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

玉皇殿閣微涼，看公重試薰風手。高門畫戟，桐陰聞道，青青如

^② 見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頁30。

舊。蘭佩空芳，蛾眉誰妒？無言搔首。甚年年卻有，呼韓塞上，人爭問：公安否？金印明年如斗。向中州，錦衣行晝。依然盛事：貂蟬前後，鳳麟飛走。富貴浮雲，我評軒冕，不如杯酒。待從公痛飲，八千餘歲，伴莊椿壽。

水調歌頭 席上用王德和推官韻，壽南澗

上界足官府，公是地行仙。青氈劍履舊物，玉立近天顏。莫怪新來白髮，恐是當年柱下，道德五千言。南澗舊活計，猿鶴且相安。歌秦缶，寶康瓠，世皆然。不知清廟鐘磬，零落有誰編。莫問行藏用舍，畢竟山林鐘鼎，底事有虧全？再拜荷公賜，雙鶴一千年。

（注：公以雙鶴見壽。）

首闕作於淳熙十一年（1184）「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數句痛罵朝臣弄權，致和議誤國，真是慷慨激昂、淋漓痛快，然而其時因為歸隱未久，對恢復大業仍未死心，故下結猶熱切期望：「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一方面預祝韓氏老當益壯，事業再創高峰，一方面更冀望自己能東山再起，理想抱負終有實現之時。後來隨著罷黜日久，壯志日漸消磨，而感慨反而日多。觀其隔年所賦之〈水龍吟〉，已由憤慨沖天一轉而成怨嘆：「蘭佩空芳，蛾眉誰妒，無言搔首」，一方面頌揚韓氏之功業，祝福他「金印明年如斗」；一方面不免感慨自己失意無成，因覺富貴有如浮雲，倒不如杯酒自放，「富貴浮雲，我評軒冕不如杯酒。」（〈水龍吟〉）數語，看似超曠，其實無奈至極。至淳熙十三年所作，更謂：「歌秦缶，寶康瓠，世皆然。不知清廟鐘磬，零落有誰編。莫問行藏用舍，畢竟山林鐘鼎，底事有虧全？」^⑬一再說服自己，人間萬事，本來就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然則到頭來，做不做官也無

^⑬ 此闕原未著作年，此用鄧先生說，見《稼軒詞編年箋注》頁134。

甚差別。其時貶斥已近五年，故於牢騷中又有掩不住的蒼涼，然而此猶是爲人作壽之詞，不過是觸景情傷而已，至於自己生辰，則自然更是振觸萬端，不能自己。稼軒曾爲自己作過一首壽詞：

江神子 侍者請先生賦詞自壽

兩輪屋角走如梭，太忙些，怎禁他。擬倩何人、天上勸羲娥：何似從容來少住，傾美酒，聽高歌。人生今古不消磨，積教多，似塵沙。未必堅牢、剗地事堪嗟。莫道長生學不得，學得後，待如何！

一樣是姮娥、神仙等典故，卻謂成仙又能如何？心境之落寞可以想見。

由熱切而至消沉，由另二首壽詞中也可見其端倪：

破陣子 為范南伯壽，時南伯為張南軒辟宰盧溪，南伯遲遲未行，因作此詞勉之

擲地劉郎玉斗，掛帆西子扁舟。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豈知鴻鵠，貂蟬元出兜鍪。卻笑盧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試手不？壽君雙玉甌。

清平樂 壽信守王道夫

此身長健，還卻功名願。枉讀平生三千卷，滿酌金杯聽勸。

男兒玉帶金魚，消得幾許詩書？料得今宵醉也，兩行紅袖爭扶。

前者作於淳熙五年(1178)，其時張栻新除江陵府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撫使，欲延攬范如山爲盧溪縣令，范氏遲疑未決，故稼軒在壽詞中，勸他不要嫌職位低微，應把握機會爲國效力，「萬里功名莫放休」七字，充滿勇往直前的期許。後一首則態度陡轉，謂人生只應健康長壽，逍遙自在，何必寒窗苦讀？官運亨通本與學問無關。「枉讀平生三千卷」一句，何等憤慨！二詞一作於湖北轉運副使任內，一作於帶湖時期，其心境之差異，正可與上文印證。

上引諸作，均是爲他人祝壽而暗寓個人的心志與感慨，此種特點，使諸作讀來有血有淚，完全超越應酬文章之範疇而成爲詠懷之佳篇。例如〈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一闕，卽歷來傳唱不絕，一般人甚或忘卻此本是壽詞。然而可堪注意者，則是稼軒爲人所賦的三十七首詞中，僅此六首中披露心境，而此四人，又皆是與稼軒志氣相投者，且俱居高位，是以稼軒懇切祝禱他們早日建功立業，蓋此數人方具備出將入相、掌握國家施政之條件，換言之，此四人之成功與稼軒理想之能否實現息息相關，故寫來真切感人。由此觀之，稼軒乃是視對象而有不同程度之感情流露，與上文所言壽詞切合壽星身分之一事，正可相互印證。

三、稼軒壽詞之另一特色，則是爲親屬所作之比例甚大。一般人對稼軒個人資料之研究，多偏重於功業、仕宦方面，甚少注意其家庭生活，然而三十七首爲人慶賀生朝的作品中，其親屬卽占十首，計岳父二首，岳母二首，妻兄二首，妻子一首，族弟一首，嫡母一首，族姑一首。其中妻子及岳家卽有七首之多，足見稼軒與范家人相處融洽，而夫妻感情也必極爲和睦，其爲妻所賦之〈浣溪沙〉云：

壽酒同斟喜有餘，朱顏卻對白髭鬚。兩人百歲恰乘除。 婚嫁剩
添兒女拜，平安頻拆外家書。年年堂上壽星圖。

「平安頻拆外家書」、「壽酒同斟喜有餘」二句足透其中消息。按：稼軒與其岳丈范邦彥、妻兄范如山俱爲忠烈之士，范邦彥有「河朔孟嘗」之稱，本仕金，爲新息縣令，後率豪傑開蔡州城以迎宋師，遂舉家南遷。因與稼軒性情相投，背景又頗近似，故彼此相知相惜。據《陵陽集》「書范雷卿家譜」云：「公（指范邦彥）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婿於公。」《漫塘文集》「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亦謂范如山與辛稼軒「皆中州之豪，相得甚。」後來稼軒一女更嫁予范如山之子范炎，可見稼軒與范家感情非比尋常。此七首寫予范家的壽詞中，洋溢一片和樂

之象與親切之情。另稼軒於滁州送其岳父之〈木蘭花慢〉詞，上片云：「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對中秋將至，月圓而人不能圓甚為感傷，而下片云：「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殢酒只依然。」則是設想范氏抵家後，親友們必然紛紛向他詢問自己近況，字裏行間，充滿一片親情。故此首「平安頻拆外家書」云云，正足證明范家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透過稼軒壽詞的探討，竟能對其家庭生活有進一步的了解，此亦饒富意義之事。

以上所論，應是稼軒壽詞能在題材狹隘，字句不免雷同的重重限制下，仍能獨具面貌之原因。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批評南宋詞說：

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

然又作附注：「除稼軒一人外。」顯然已能看出稼軒此類酬應之作亦能注入個人獨特的生命。

此外，在稼軒詞中，另有一首〈臨江仙〉，題云：「和信守王道夫韻，謝其為壽。」另一首〈喜遷鶯〉，題云：「謝趙晉臣敷文賦芙蓉詞見壽，用韻為謝。」乃是答謝王自中、趙不迂為賦壽詞而作，雖非壽詞，亦與祝壽有關。另有二首為吳紹古（子似）所撰有關「上巳」之〈新荷葉〉，是先應吳氏要求，就〈蘭亭集序〉文意寫成一闕詞，後因發現上巳乃吳氏生日，故又改作一首，將原詞中「能幾多春，試聽啼鳥殷勤，對景興懷，向來哀樂紛紛」等感嘆人生而詞意淒涼的句子改成歡聚之娛。後來又正式為吳氏生日寫成一闕〈鷓鴣天〉，仍自〈蘭亭集序〉中取材，其才氣之大，令人嘆為觀止。因一併附識於此，以作為本文之結束。

附錄一 稼軒壽詞總目

編號	詞牌	內容	卷數	頁數
(1)	水調歌頭	壽趙漕介菴	卷一	頁7
(2)	千秋歲	金陵壽史帥致道	卷一	頁12
(3)	感皇恩	滁州壽范倅	卷一	頁20
(4)	感皇恩	壽范倅	卷一	頁21
(5)	西江月	為范南伯壽	卷一	頁24
(6)	洞仙歌	壽葉丞相	卷一	頁29
(7)	八聲甘州	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	卷一	頁34
(8)	破陣子	為范南伯壽	卷一	頁53
(9)	臨江仙	為岳母壽	卷一	頁54
(10)	太常引	壽韓南澗尚書	卷二	頁108
(11)	水龍吟	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	卷二	頁119
(12)	水龍吟	次年再和以壽南澗	卷二	頁126
(13)	水調歌頭	壽南澗	卷二	頁132
(14)	水調歌頭	慶韓南澗尚書七十	卷二	頁160
(15)	鵲橋仙	為人慶八十席上戲作	卷二	頁187
(16)	鵲橋仙	慶岳母八十	卷二	頁192
(17)	瑞鶴仙	壽上饒倅洪莘之	卷二	頁229
(18)	清平樂	壽信守王道夫	卷二	頁231
(19)	虞美人	壽趙文鼎提舉	卷二	頁233

(20)	最高樓	慶洪景盧內翰七十	卷 二	頁 236
(21)	漁家傲	為余伯熙察院壽	卷 二	頁 240
(22)	鵲橋仙	壽余伯熙察院	卷 二	頁 241
(23)	清平樂	壽趙民則提刑	卷 三	頁 280
(24)	浣溪沙	壽內子	卷 四	頁 298
(25)	滿江紅	壽趙茂嘉郎中	卷 四	頁 330
(26)	沁園春	壽趙茂嘉郎中	卷 四	頁 349
(27)	鷓鴣天	壽吳子似縣尉	卷 四	頁 359
(28)	太常引	壽趙晉臣數文	卷 四	頁 412
(29)	臨江仙	壬戌歲生日書懷	卷 四	頁 421
(30)	感皇恩	壽鉛山陳丞及之	卷 四	頁 434
(31)	臨江仙	戲為期思詹老壽	卷 四	頁 435
(32)	江神子	侍者請先生賦詞自壽	卷 五	頁 465
(33)	感皇恩	慶孀母王恭人七十	卷 五	頁 465
(34)	朝中措	為人壽	卷 五	頁 488
(35)	朝中措	為人壽	卷 五	頁 488
(36)	醉花陰	為人壽	卷 五	頁 507
(37)	品令	族姑慶八十	卷 五	頁 508
(38)	西江月	壽祐之弟	卷 六	頁 526
(39)	水調歌頭	鞏采若壽	卷 七	頁 552

附錄二 稼軒壽詞分調統計表

詞牌	江淮兩湖之什	帶湖之什	七閩之什	瓢泉之什	兩浙鉛山之什	作年莫考諸什	總計
水調歌頭	(1)	(13)(14)				(39)	4
千秋歲	(2)						1
感皇恩	(3)(4)			(30)		(33)	4
西江月	(5)				(38)		2
洞仙歌	(6)						1
八聲甘州	(7)						1
破陣子	(8)						1
臨江仙		(9)		(29)(31)			3
太常引		(10)		(28)			2
水龍吟		(11)(12)					2
鵲橋仙		(15)(16)(22)					3
瑞鶴仙		(17)					1
清平樂		(18)	(23)				2
虞美人		(19)					1
最高樓		(20)					1
漁家傲		(21)					1
浣溪沙				(24)			1
滿江紅				(25)			1
沁園春				(26)			1
鷓鴣天				(27)			1
江神子						(32)	1
朝中措						(34)(35)	2
醉花陰						(36)	1
品令						(37)	1
	8	14	1	8	1	7	

The *Shou tz'u* of Hsin Chia-hsüan

Lin Mei-i

The composition of *shou tz'u* (birthday lyric) is inherently restricted by the narrowne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vailable allusions. The results are often ridiculed as bromides or platitudes. But Hsin Chia-hsüan's *shou tz'u* transcend the norm in three ways: (1) The choice of diction is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for the occasion; (2) The *tz'u* often allegorizes personal ideals and lamentations, thus moving clearly beyond the usual clichés; (3) Ten out of thirty-six of Chia-hsüan's *shou tz'u* are fo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hence they are far more emotionally charged.